

未来

未来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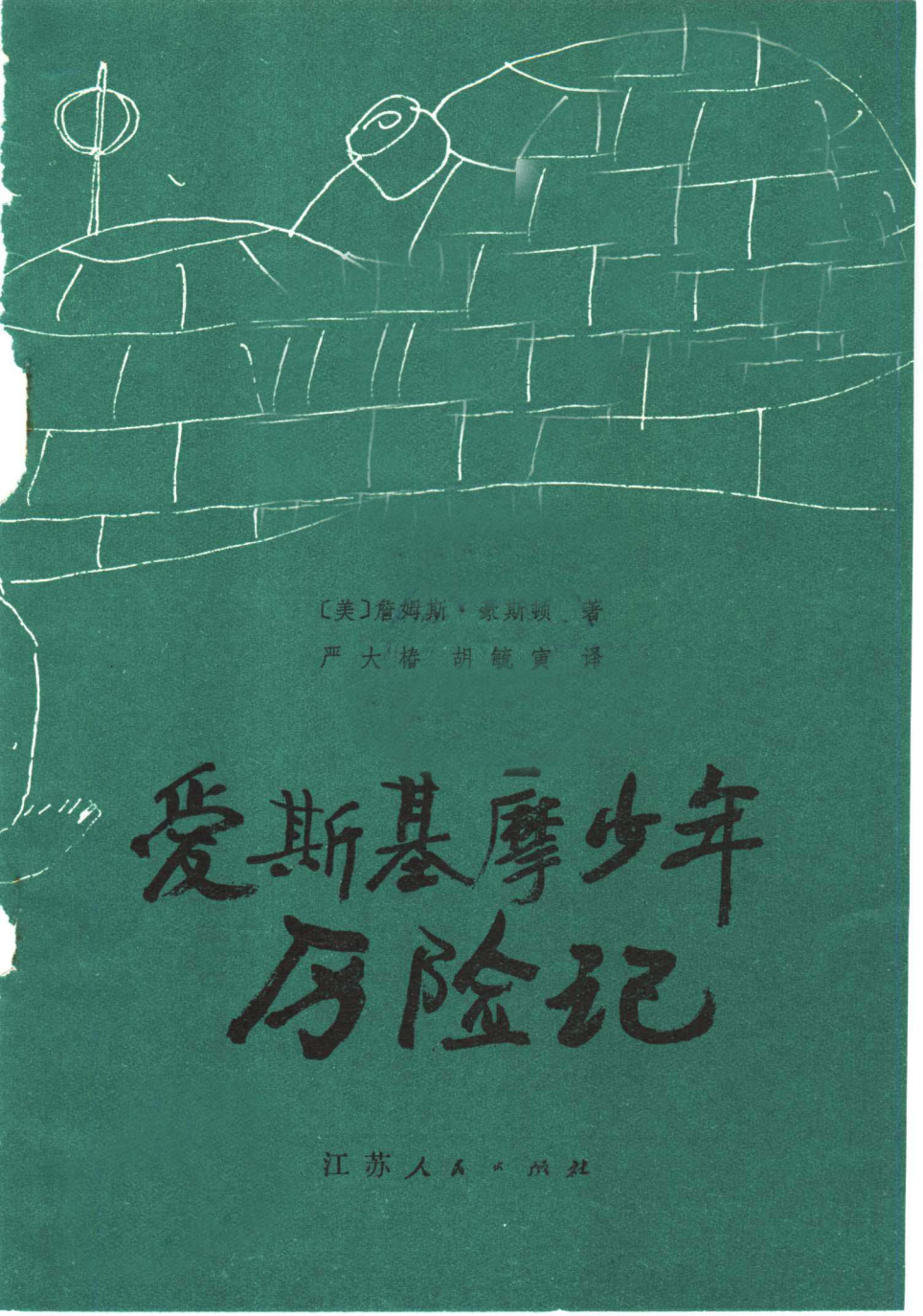
WEILAI YICONG

【美】詹姆斯·豪斯顿 著

严大椿 胡毓寅 译



爱斯基摩少年 历险记



[美]詹姆斯·蒙斯顿 著

严大椿 胡毓寅 译

爱斯基摩少年 历险记

江苏人民出版社

James Houston

AKAVAK

An Eskimo Journey

本书根据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New York, 1968年版翻译

爱斯基摩少年历险记

严大椿 胡毓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插页2 字数40,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100册

书号: R10100·716 定价: 0.25元

前 言

本书中的故事发生在巴芬岛的一角。巴芬岛是世界第五大岛，也是加拿大西北地区北极群岛中第一大岛，长约一千六百公里，宽八百多公里，面积约五十万平方公里。全岛以山地和高原为主。东部多山，最高点海拔二千五百米。山上有冰川^①和冰被。东岸高峻，海岸线破碎，有深长的峡湾和狭长的平原。南部和北部是高原。居民主要是爱斯基摩人。

爱斯基摩人是黄种人，个子矮而结实，棕黄色的皮肤，面平，黑头发，深棕色或黑色的眼睛，眼角通常有些向下斜，颧骨突出，鼻子很大，并带点鹰钩形状；男子有短髭。他们自称因纽特人。大约在一万年以前，就生活在北极圈里了。他们性情温和，热情好客，时常互相访问，从这家到那家，从这村到那村，不绝地来往。如果不为觅食忧虑，有闲暇时间的话，他们往往自愿作几百公里的长途旅行，去访问亲友。他们靠猎捕海豹、海象、鲸和驯鹿等为生，习惯吃生肉，能一次不间断地吞下大量的生肉或油脂。这对于忍受长期的饥饿，保持身体的热度，抗拒寒冷的侵袭，是非常必要的。他们钻木取火，用海兽的油脂来照明和取暖；用带毛的兽皮来做衣服、鞋、袜、手套、帽子和寝具；用兽骨灵巧地磨制成刀、箭和缝针，用鲸的肋骨做成弓；交通工具是用狗、驯鹿等拉着在冰雪上滑行的雪橇，

^①在高山和两极地区，积雪由于自身的压力变成冰块，又因重力作用，沿着地面倾斜方向移动，这种移动的大冰块叫做冰川，也叫冰河。

又叫冰橇。冬季，他们住在雪块叠成的圆屋子里。这种圆屋叫雪屋，外面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必须爬行，才能进出。夏季，他们住在兽皮做的帐篷里。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远离城市、远离现代文明的北极圈里，加上严酷的自然环境，所以生产力很低，生活方式非常落后。

本书的主角阿卡瓦克，勇敢而坚强，机智而沉着，虽然才十四岁，但是已经充分表现了一个爱斯基摩人的性格。他挑起了陪伴爷爷到远方去找叔祖父的重担。爷爷自知活不长了，希望在去世之前见见亲弟弟。他弟弟住的地方叫科克朱阿克，在加拿大北部。旅途中要经过一些有悬崖峭壁的大山，那些山上有冰川和冰被。这次旅行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走的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线，艰苦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们一路上好几次险些丧命：不是积雪破裂，几乎掉进冰窟，便是从峭壁上打滑摔了下来；不是雪橇和狗连同旅具陷进了深渊，阿卡瓦克也几乎随着一起葬身在里面，便是祖孙俩被风暴封锁，困守雪屋等死。一路上挨冻受饿更不必说了。

爷爷是个经验丰富而小心谨慎的人，可是他到底衰老了，有时候也会失算；甚至力不从心，终于躺倒了。阿卡瓦克为了解决缺乏食物的困难，饿着肚子，不顾生命危险，独自一人猎捕麋牛，又设法找到了落进深渊里的雪橇。他和爷爷终于艰苦地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到达了终点。虽然爷爷经不起折磨，在见到他弟弟的前一刻，死在雪橇上，但是孙儿已尽到了护送的责任，了却了爷爷生前的宿愿。

阿卡瓦克爱护爷爷的一片赤忱和他那战天斗地的精神、

百折不挠的毅力，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在这位天真、纯朴的爱斯基摩少年身上，闪烁着美好心灵的火花。

本书作者詹姆斯·豪斯顿是美国当代作家，1921年出生于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多伦多。他年幼时，便向往巴芬岛上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打算象他的父亲和祖父那样，在爱斯基摩人中间生活。后来，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与爱斯基摩人在一起生活长达十二年以上。他们在他们中间采访，搜集了许多故事、传说和民歌，并且研究他们的艺术。他曾经与他们一起经历过多次惊险的旅行，有一次旅行，正象本书中写的那样，险些儿得到悲剧性的结局。

如今，他和妻子居住在纽约附近一个古老的农庄里。平时，他喜欢在树林里散步，在家里著书、绘画。他著作中的插图都是他自己画的。由于他在巴芬岛上长期体验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因此，他勾划的人物，他描画的北极风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读他的作品，可以开阔眼界，增进知识。

豪斯顿在十六年里，写了十四本书。在纽约出版后，被译成十二种文字。他写的《蒂克塔利克塔克》和《白人的射手》两书，曾于1966年和1968年先后获得加拿大儿童读物奖。

最后，附带说明一下，本书原著从头到尾，一气呵成，不分章，为了方便小读者阅读，我们按照故事的中心情节，把译文分成八个部分，并且各冠以标题，但仍保持原著的连贯，未加任何变动。

译 者

1983年2月26日

献给巴芬岛的爱斯基摩人：
海上猎人、雕刻家和歌唱家，
那些伟大故事中的人们。

左 撇 子

1. 出 发

阿卡瓦克慢慢醒来了。他光着身子穿着驯鹿^①皮做的宽松长袍，身上感到暖烘烘的。他侧耳细听，好多天以来试想埋葬这座雪屋子^②的暴风，再也听不见了。是啊，现在，风巨人跑走了，四周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里。

阿卡瓦克睡在爸爸的雪屋里，躺在一家人中间。那是用雪块叠成的铺着兽皮的大雪床。屋子里照明和取暖用的大海豹油灯，快要熄灭了。

阿卡瓦克注视着自己呼出的气，象水蒸气似的，朝着圆屋顶下面的天花板徐徐升腾，接着凝结成白霜，落到摊在床上的深色的皮毛上。

在黑暗里，阿卡瓦克听见爷爷坐了起来，打开了他用来兼作枕头的风雪大衣，慢慢地从头上套穿在身上。还听见他穿狗皮裤子和高到膝盖的海豹皮长靴的时候，屈着身子，喘着粗气。然后，爷爷把身子从暖乎乎的皮毛被窝里滑了出来，吃力地下了大平台似的床。他弯着腰，屈着膝，在曲折狭窄的通道里爬着，经过兽肉贮藏处，一直爬到门口。

爷爷一爬出雪屋，吸了一口清晨严寒刺人的冷空气，就

①驯鹿，头上生着分成杈枝的长角。蹄宽大，尾很短。夏季吃枯草、嫩枝、谷类和蕨类。分布在欧、亚、北美三洲的北极圈附近。可以用来驮物和拉雪橇。

②雪屋，过去译作冰屋。实际上它是用厚厚的雪块叠起来的，故译作雪屋。

猛咳起来。接着，阿卡瓦克听见他吹了三下口哨，知道他一定是在向夜晚的精灵打招呼；精灵们在繁星间描下了奇异的发光图案。这些口哨无疑地意味着爷爷望见了北极光^①，也说明那些风巨人终于把整个天空打扫干净了。

当爷爷离开雪屋的门口时，阿卡瓦克听见雪在他的脚下嘎吱嘎吱地响着。天气一定很冷。

阿卡瓦克望望爸爸。爸爸也醒了，他一只胳膊肘儿撑着身子，黑眼珠放出炯炯的光芒，在昏暗中，他那一口坚固洁白的牙齿，由于跳动的石灯^②光的照射，显得一闪一闪。

爸爸对阿卡瓦克说道：“你爷爷一定要在死前去探望他的亲弟弟。他这个心愿已经许下好久了。如今，他老了，活的时间不多了。只有你才能帮助他。他弟弟住的地方，我们叫做科克朱阿克，在北方。那里有一条通到大海去的翻腾的河流。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地方，只听人讲过：在冰冻的季节，那里有一大群一大群的海象^③爬到冰岸上来；夏天，无数的鸟儿在悬崖峭壁上下蛋；每当春天月圆的日子，整条河里充满了鱼，秋天也是这样。

“到那个美好地方的路既漫长又难走。你必须绕过那些向内地延伸的高山；你得在海边停留，甚至在大海里的浮冰上行走。途中是不会有别人来援助你的，因为当那海水解冻的时候，

①北极光是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天空中出现的一种光。常见的是波浪形，象被帐一样的光，呈黄绿色，有时带红、蓝、灰、紫等颜色。

②石灯是用一块扁平的石头制成的，加上兽油和灯芯便可照明。

③海象是一种哺乳动物，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里游泳，又能在陆地或冰上爬行。生活在北极周围的海洋里。繁殖时期在海岛上活动。



潮水涨落的浅滩上是不能打猎的。在我们最后一个食物贮藏处到科克朱阿克之间，是一片没有食物可以补充的地方，你可能会挨饿。你必须经过一个大峡湾^①，有时候，那里的冰层很薄，不能通行。于是，你也许要折回来。”

“我不能送你爷爷到那里去，”阿卡瓦克的父亲接着说，“我们藏肉处的肉不多，为了养活一家人，我必须天天在气候许可的时候去打猎。所以，只有你来从事这趟长途旅行了。爷爷已经提出要你陪他，你就跟他去吧。一路上好好照应他，因为他的腿不灵便了。刮风的时候，他的眼睛往往给吹得流泪，看不清东西。有时候，一到傍晚，你会看到他冻得发抖。可他是不叫苦的。旅途中，你必须提早休息，帮助他搭盖好一座雪屋。

“你要记住，他这个人又坚强又固执，一般地说，他还算是机警的。他认识到他弟弟那里去的路，因为在很久以前，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走过。要好好听他的话，并且向他学习。我们这一家人就是这样从他那里获得知识的。谁都不能把雪屋子盖得象他那样好。当他驾驭一群狗拉雪橇的时候，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指挥，就好象动弹手脚一样灵活，指使他身体的某个部位似的。

“可是如今，他太老了，有时候人家对他讲的话，他听不见，他瞪着两眼，目光呆滞，好象灵魂出窍，漫游到远方去了似

^①峡湾是又狭又深又曲折的海湾，两边是陡峭的岩壁。这里是指巴芬湾。该湾在大西洋西北部巴芬岛、格陵兰岛和埃尔斯米尔岛之间。全年大部分时间封冻，仅八月初至九月可以完全通航。

的。当他好象听不见你的话、精神恍惚的时候，你得关心他，并且要事事替他作主。

“你要关心他，也要当心你自己。但愿你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这些就是我所要讲的话。”

阿卡瓦克说：“知道了。”这是他对父亲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回答。

阿卡瓦克很快地坐了起来，套上了热呼呼的风雪大衣和皮裤子。这次不寻常的旅行要把他带到一个新的世界去，他心里暗自高兴。直到这时候，他在这里生活已经快到十四个年头，从来没有出过两天以上的远门，并且很少见到陌生人。

他的母亲莎玛塔克是一位聪明、贤慧的女人。她一声不响地从床旁边的干燥架上拿下她昨晚刚做好的暖和和的驯鹿皮袜子和海豹皮新长靴，递给阿卡瓦克。她用惊异而激动的声调凑近阿卡瓦克的耳朵小声说：“昨天晚上，你睡熟的时候，爷爷向我们讲了许多有关他青年时代的事情，那时候他住在他弟



弟的那个遥远地方。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回到那里去。他为我们这个家庭中还未出生的孩子们取了名字，交代给我们，这说明：他殷切期望我对取名字的重要意义能有所理解。我认为他是不指望回来的了。你们会遇到些什么呢？作这样一次旅行，我对你们两个人都很担心，一个太年轻，另一个太老。所以我心里充满忧虑。”

她注视着儿子漂亮的光滑的脸，深黑色的长发和结实的粗胳膊的迅速动作。她竭力想把儿子的形象深深地印在脑子里，因为她担心他可能不会活着回来了。

阿卡瓦克爬出雪屋，站在门口的过道里，觉得他的鼻孔被严寒的空气刺痛了。道路已经被风刮得硬邦邦的，这对旅行来讲倒是件好事。在宿营地的四座雪屋的周围，一片白雪伸展开去，渐渐变为青灰色，然后消失在夜间的阴影里；那阴影仿佛上升着，与嵌满繁星的天空混合成一体了。

大风雪时躺在雪上的那些拉雪橇的狗，现在站了起来，懒洋洋的，好象没有睡醒的样子。它们把粗尾巴紧紧地蜷缩在脚边，弓起背，经受着刺骨的寒冷。

阿卡瓦克的爷爷走过来，从屋顶上拿下打猎的工具和套狗的缰绳。他把海豹皮做的猎囊背在肩上。这个皮囊里装着为生存所准备的一切东西。爷爷戴上风帽，帽子几乎完全遮没了他的灰色长发和皱脸上的宽阔颧骨。他已准备出发了。

阿卡瓦克的爸爸跟在儿子身后爬出雪屋。他站在儿子旁边，望着老人直挺挺地走去，很快地跨过硬雪堆。老人走到那个在高处的藏肉处，用钩子猛地一拉，便把装着冰冻海象肉的

皮袋子拖了下来。

“他决定在今天早晨出发，那大概是肯定的了。”阿卡瓦克的父亲说，“去帮他吧肉搬到雪橇上，牢靠地装好。这些海象肉足够你们吃到大峡湾旁边我们的贮藏处那儿。那些狗空着肚子就跑得快；你们在傍晚宿营的时候，要好好喂它们。”

黎明了，东方的天空染上了灰绿色。阿卡瓦克听见，大海里的冰块被潮水向前推来，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和呼啸声。

随着太阳升起，吹来一阵微风，把细雪吹得象一阵烟似的，在地面上飘过。冰冷的风象锥子一样，向阿卡瓦克暖和的风雪皮大衣里乱钻。他冻得发抖。他渴望出发，以摆脱困境，好随着那些狗奔跑来暖暖身子。

雪橇装载好了，狗也套上了长皮带。爷爷站在众人面前，紧紧地盯着大家。邻居的两位妇女背上背着小孩，她们把孩子头上的风帽拉开了一点儿，好让孩子看到老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爷爷提高嗓门，朝从四面雪屋里出来送行的人们说：“蒂格沃西阿吕纳西克^①，跟你们告别了。”接着，他掉转身去，背对着四面雪屋里出来送行的人们，独自走去。他用捉海豹的细长鱼叉^②的尖子探路，熟练地挑拣出一条最好的路线，好让狗队穿过那个被大潮水扔在那儿的有缺口的冰栅栏。爷爷走到一个被海水磨光的冰块前面，赶紧朝着偏北方向走去。他

①蒂格沃西阿吕纳西克是爱斯基摩人的土语，意即再见。

②这种鱼叉是捕大鱼和海豹用的，长杆的一头装有锋利的尖头，并有倒钩，系着绳子。

挺起身子，装得很年轻的样子，因为他知道村子里的那些眼睛都在盯着他，他想在离别时给人们留一个后会有期的印象。

阿卡瓦克回到雪橇前面，检查了六条狗的轡头。发现套得很好之后，他站到一小群男子、妇女和孩子的前面。他们是他的亲属：他的伯父、叔父、伯母、婶婶和堂兄弟堂姊妹等。妇女们交替跳着双脚，用来赶走寒冷。她们轻轻地哼着柔和的歌儿，并且拉紧她们的风帽，不让她们背着的赤裸的幼儿冻得啼哭。

阿卡瓦克的父亲对阿卡瓦克说：“今年这个时期，你爷爷的弟弟该在大河口筑好他的营房了。你不要离开封冻的大冰海上，并且沿着海岸走。孩子，你千万别迷了路。要提防那些大山啊！”他顿了一顿，又说：“别接近那些大山！”

接着，父亲重重地拍了一记阿卡瓦克的头，这是他从没做过的一种亲热的表示。这在父子之间是从来没有的，只在成年的男子——打猎的伙伴之间，或者极要好的朋友之间才有。然后，父亲走开了，很快地朝着雪屋走去，也许这是因为他已经明显地表达了他的慈爱吧。

阿卡瓦克的母亲和妹妹还在他身旁，直挺挺地站着。她们是那么担忧，连寒冷都不觉得。阿卡瓦克的妹妹在风帽里搜索着，终于摸出一双新做的连指皮手套，放在雪橇的缰绳下面。

阿卡瓦克看着妹妹，朝她微微一笑。他回想起他俩曾经在一块儿的愉快时刻。接着，便默默地走开了，这似乎是年轻人离别时的一种习惯。



阿卡瓦克使尽全身力气推了一把雪橇。当雪橇开始移动的时候，他朝那些急于上路正在呜呜出声和汪汪嗥叫的狗吆喝了一声，它们就向前奔跑了。阿卡瓦克的妹妹和其他较大的孩子跳上了开动的雪橇。那些狗按照爷爷划的路线跑去，经过了海边的冰雪凝结成的密布的冰堆，后来又经过了被厚雪层封盖的大冰海。阿卡瓦克的堂兄弟、堂姊妹们在这飞奔前进的雪橇上乐得嘻嘻哈哈地笑起来。这时，他们一个个地一边跳下来，一边大声嚷嚷向阿卡瓦克告别。

阿卡瓦克的妹妹没有笑。她最后一个离开雪橇。阿卡瓦克回过头去，看见她独个儿站在雪白的平地上。随着雪橇的前进，她的身影越来越小。他朝她挥挥手。她感到那么孤独，竟然举不起手来回敬。只见她掉转身，双手捂着脸，慢吞吞地踱回家去。